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爲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爲太子旣卽位以似道有定策

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畱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

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嘗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積慚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畱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卽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

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
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
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
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
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
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
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
誣以貪污安置於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畱之
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

朝退帝必起避席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
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
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
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
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
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
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
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
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
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

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
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繇是
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
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
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
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
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
策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於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

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
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
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
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
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固畱之不得乃罷顯祖
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
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
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
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褻事立大雨中

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張溥曰德祐元年之春左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既而臨安戒嚴曾淵子潘文卿季可許自王霖龍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文及翁倪普等數十人相率並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厲詞申責勢不能禁及畱夢炎降唆都陳宜中入占城身爲大臣行同犬豕飄蓬翩反亦曷法乎曰法賈似道也似道少好游博西湖燈火燕飲不絕旣治第葛嶺聚倡尼鬪蟋蟀淫樂嬉戲直狎邪者流矯情飾容輒請罷政又曷法乎曰法

王安石也安石初散青苗韓琦疏其不便神宗疑之卽稱疾不出敦諭再起持新法益堅其後人言稍至卽以去劫之沮格誹謗之法用而國是大搖似道年三十餘理宗卽加知樞密封臨海郡公臺諫嘗論其二部將毅然求去度宗之立頗贊密謀山陵甫畢棄官還越復爲下沱僞報要取手詔遂至屢疏乞養中使臥第天子果以爲伊周復生難進易退遇以賓師惟恐不當也鄙夫事君當其疎遠先結左右之心蔡京之媚童貫是也及其貴幸務奪天子之氣似道之

制度宗是也蔡京之術自古小人皆先行之似道之術獨於宋且數見蓋當日人主雖昧於知人而嘗厚於待士隆禮貌託心膂敬禮大臣其家法也二三小人御以狙詐代鮮英辟莫破其奸忠厚在上威福在下其流寧有極哉安石竊柄羣邪繼迹南渡以來大奸得君各操術往秦檜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金人也韓侂冑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韓后也史彌遠之要君曰我所恃者殺濟王也賈似道之要君曰我所恃者立忠王也小人旣挾所恃以要君人君復徇其所要

而不惑浸久成風臣工一態居恆則競效其固
位之謀臨變則高語其拂衣之致胡塵四合而
廊廟已空悠悠之徒莫非似道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朮經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卽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擄西掠曾無

寧曰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畱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污鱣置之罪乃行打算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爲潼川安撫使亦

以邊費爲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
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
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旣得整繇是盡知國事虛
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呂文德
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
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
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
於樊城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繇是
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將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
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